

夢

厂

雜

著

齊東妄言

目錄

劉孝廉

肚仙

王骨董

狐報

屍變

截辨

卷之八

胡承業

焦氏墓

謝雲

蟹蟲

南極驅妖記

王阿生

海塘潮溢

狐女傳

四女傳

王皂隸

倂鬼記

毛畢

夢尸雜著

齊東妄言

卷上

山陰

俞蛟

青源

怪爲聖人所不語而荒謬不經子輿氏亦
斥爲齊東野人之說然古今來理所必無
而事爲或有者豈少也哉此莊叟有齊諧
一書而後人洞冥搜神之類遂踵述紛紛
而起雖屬寓言要不可謂之盡誣也酒酣
燈爇閒呼子墨舉平日所得諸傳聞而覈

其事畧有根柢者筆之於簡亦妄聽妄言
之耳

劉孝廉

太倉顧寧人一夕夢入宣聖廟見羣豕數約千餘後一人緯冠補服持竿而驅者類廣文中一豕獨人首近睇之則姊壻孝廉劉某也駭問何以至此曰生時因行賄得中罰爲豕以祀宣聖凡纍纍同行者皆吾儕也夫欺世盜名罰爲豕固允當顧目前營營苟得者不少恐聖人食之不遑且當時割不正且不食此等腥羶肉味尤

恐食之而嘔也歲丙辰

嘉慶皇帝嗣位詔天下舉孝廉方正由鄰里鄉黨舉
於邑宰由邑宰歷司道舉於督撫督撫則舉而
登諸朝莫不矢公矢慎而尤期無濫無遺此旁
求俊乂曠世

綸恩也而不肖者咸藉此爲終南捷徑進身之階
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有賄屬其鄉里爲之公舉
上下夤緣所費至千餘金忽爲怨家讎刻其祖

父以來及其本身劣跡呈諸當事遂被黜夫竈
緣於場屋獲登賢書不過十餘年後需次一縣
令耳卽大魁天下亦止舉文章之美而其人之
德行無聞焉若孝廉方正則文行兼優一經薦
擢便居清要且試閭顧名思義寧可當乎乃覲
然思旨濫叨竊曾不冥眩於中忸怩於面亦寒
廉鮮恥者矣冥中若按律論罪當不止罰爲猪
以供宣聖也呵呵

肚仙

浙東西有關肚仙之技者皆婦女爲之關索取也漢書謂因巫爲主人關飲食又世之僧道書符請神將曰關召而越境擒犯法者亦曰關關肚仙云者生人念死者不置倩婦召之告以其人之生年月日與死年月日少選婦腹中烏烏作聲如泣如訴傾耳以聽其言可辨不可辨其事亦可信不可信然亦有與其人生前事跡往

往符合者故世人遂信而不疑競呼之爲肚仙
云有鈕姓者其父母俱遭祝融之厄而死欲詢
其母魂隨至云汝父已脫然無遺累惟予一
足一目猶患焦灼之痛也蓋鈕父當日一身俱
化灰燼而母爲敗堵所壓一足與一目未燼檢
而瘞之三年矣夫人遭箠楚或刀鋸之慘其苦
痛惟在受傷之處乃鈕母反於一足一目未經
烈焰者茹痛於泉下且至三年之久而未銷殊

不可解或曰海外諸癸有人死必焚其屍骨淨
盡不遺爪髮方得解脫轉生之說以鈕事覈之
似乎不爽然皆出於佛老之徒非儒者所宜道
顧能引死者之魂入生人之腹宛轉綢繆以通
恂曲則勝於漢武時李少君之術多矣然則鬼
也曷言乎仙仙肯入村婦之腹乎入人之腹與
人交談呼之肚仙亦無不可

王骨董

橋李陸生農家子讀書不成退而學賈有同鄉
宦北平携貨物就之至濟寧前途河決不得進
休於旅店夜分聞窓外吟曰讀盡詩書費盡心
幾年博得一青衿呖唔再四不就生亦睡去次
晚夢中聞復吟前句時值下弦涼月如銀從窓
隙覩之有男子身曲如弓衣皂布袍左手持烟
管長尺餘右手作推敲勢不啻賈島驢背遇昌

黎時也生不禁失笑應聲曰若教祇此尋常句
何必連宵費苦吟倏忽不見知爲鬼物因大怖
以被蒙首至曉述於主人主人笑曰此余鄰人
王骨董也茅屋三楹卽其舊居五十八庠未幾
而卒生時好吟哦死後猶未除結習且鄙俚若
此誠可笑耳

狐報

白門有鈕姓者夫婦皆年逾耳順一子商於晉數年不返忽有髯叟扶杖踵門而請曰聞君家厦屋渠渠欲借一枝以棲老弱房金多寡非所較也鈕諾之居數月叟過謂鈕曰余將有遠行家中老妻稚子敢求東壁餘輝照之不敢忘報去後徹夜聞啼笑聲且拋磚擲瓦礫不堪其擾鈕於月下穴壁窺之皆披毛曳尾非人類陰招

獵者斃之食其肉而貨其皮數月叟歸謂鈕曰
余與君家無夙怨何至殺吾妻子不遺噍類瀕
行諄屬爲何而慘報若此乎鈕曰余除狐崇則
有之殺人妻子非所知也叟憤詈而去又數月
鈕子忽歸斬衰號泣而入相見各大駭問其故
曰某月日有髯叟自言溫姓僑居余家言父母
皆以暴疾逝世特煩渠順道促歸理塋務故所
置貨物及未收諸債咸付主家星夜馳歸鈕笑

曰此特妖狐壽張爲幻耳雖然歲且暮矣得父母妻子聚首一堂亦天倫樂事彼以爲讐余方且爲德黠哉老魅何計之左也次年元夜飲於鄰醉歸繫籠燈於帳夜分火起舉家被焚鈕尙未舉孫一門遂絕噫鈕之殺狐也覆巢破卵未免爲殘而狐之報復也必紿其子於數千里外聚而殲之亦黠而毒矣

屍變

孫壁九郡椽吏也秋夜籠燈捉迷藏於卧龍山麓忽涼颼滅燭遙望林隅有火光如螢就之則土室兩楹柴門半掩因以行人假火告連呼不應探身而入聞其無人熱火而出見一男子直立門後孫笑曰君故在室頃何連呼不應耶燭之髮蓬蓬然目微開而口張面無人色蓋新亡之屍也毛髮森豎狂奔而歸次日探之爲賣菜

備家惟一妻無子女卒後妻出購以具
起立匿於門後殊不可解

截辮

戊子三月間余鄰家張氏子曉起沽酒於肆歸
視辮髮截去二寸許又同里陳姓者織線毯爲
業亦同日截去余皆目擊之漸而遠近被截者
甚夥道路洶洶咸以辮髮蟠顙上童子則挽髻
而行凡被截者髮必黑而長年必三十以下老
年人及年少而髮劣者無患也杭城偵役密選
壯年髮美者行市上而已遙尾伺之暮歸則前

行者如故而尾後者截矣由東南以及西北由
中原以及邊徼蠶叢靡不被其患方今 國家
刑政肅清凡作奸犯科之徒卽變姓名竄身山
陬海澨終無漏網而此獨不能弋獲致成疑案
寧非怪乎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後當事弛
其偵捕置不問果至次年而息

胡承業

吳趨有善畫者胡其姓承業其名年三十以來頗饒丰格工寫照頰上添毫不足喻其妙也武林大賈黃君羨聞其名招致之峩冠盛服箕踞胡牀令圖己貌寫畢出諸姬捧盤盃持巾櫛治容艷態圖之無不畢肖內一姬素服淡粧尤娟秀胡凝注之掩口而笑胡爲心動黃適爲友人招飲至晚不歸胡至次日午後渲染鈎勒始竣

繪事因黃未返卷而置諸案俟黃歸令僕進之
黃展閱見冠上朱纓碧於春草世俗以人妻妾
有淫行者謂之戴綠帽富貴而多姬侍於綠帽
忌之尤甚昔唐代李封爲延陵令有罪者不加
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碧頭巾卽綠帽也黃
以其侮已也大怒火其畫令羣僕毆而逐之胡
矢天誓地力爲致辯然畫後無他人展視卽僕
人持進亦在俄頃間惟連呼怪事而已時目色

將暮無止宿處躑躅道旁忽有老嫗持筐而至
曰若男兒非黃家作畫者乎日之夕矣至此何
爲胡告以故嫗笑曰觸人忌諱咎復奚辭然予
憫郎君之犯風露也蓬簞不遠可供草榻胡德
之至門啟鑰而入室中几榻蕭然絕無塵滓出
筐中酒饌謂胡曰君飲此老婦勾當卽來更餘
嫗偕虬髯奴以錦衾裹女子置榻上曰畫師今
夜諧花燭矣好爲之無恐胡欲致詢嫗反扃其

門而去移燈就視弱態含嬌倦眸未啟卽黃家
素裳侍妾也胡頗自愛凭几假寐女醒致詰綱
述其異媼入曰君真坐懷不亂之柳下惠乎玉
杵瓊漿姻緣已定違之不吉否則老婦豈好事
者君美爲富不仁數月之間禍且不測娘子多
福相不應淪落風塵昨彼此一笑具有天緣故
畧施小術俾魚就水黃氏重門深閤愛妾宵亡
寧敢遣人物色自播醜聲幅中朱纓紫綠予實

戲爲之致郎君遭不白之冤老婦之過深矣胡
曰若是則老姥仙人也曰非仙實狐雖狐而近
於仙者也此地不便藏嬌業爲君買舟河畔乘
曉雞未鳴宜急去送之登舟珍重而別未幾黃
染疫卒無子諸妾皆各鳥獸散盡如狐言

焦氏墓

余家有別業三楹環堵植古柳額曰深柳讀書堂屋後爲叢葬處有古墓枕室之墻下相傳爲協鎮室人焦氏天殂葬於此每賓朋至止下榻其中無客則宿僦僕寢是室者雖與鬼爲鄰無他異也淮徐監司夏公諱建德與先君子爲執友值祖母六旬初度令其貴婿徐君遠臨稱祝其父任顯秩徐亦援例將登仕版聲勢赫

奕袍服鮮麗狡童狼僕細纓革靴者十餘人因
掃除是室居之將寢出其衾枕錦繡炫目褶疊
厚二尺有咫時正歲除之夕甫入睡鄉忽有纖
手指爪長寸餘冷若冰鐵按摩其胸徐大呼拔
關而出羣起燭之無他異坐以待旦不俟慶祝
憤憤而去夫焦氏之墓瘞此有年而寢處是室
者從不乏人何獨於徐公子若憐其客幃孤寂
出柔荑之手俯求燕婉豈塚中枯骨亦知趨姝

附勢耶抑薄其統袴裙屐故爲擲揄耶然則焦
氏生前之不貞亦可概見

謝雲

吾鄉有安昌鎮周數十里婁謝二姓鎮之巨族也婁買謝氏隙地爲宗祠楮之得古塚髑髏如斗脰骨長二尺餘疑謝之祖墓而不封不樹質諸謝氏莫有知者因命僕陳某購槥置之埋於他所僕沒購槥金而私貯以甕脰修不能入擲諸河事越三載陳僕亦物故矣一日婁與妻妾子女坐室中忽鞠躬而趨若迎客狀或揖或拜

不勝其勞口中語喃喃不可辨有頃啟中門而出若送客者歸而面色黯慘妻妄疑其中風魔也競趨前慰詢之妻曰滅門之禍至矣頃余妻氏自始祖以下畢集庭中謂前年掘地得古塚枯骨一具係謝氏遠祖名雲宋季官指揮訟余掘塚散棄其骨三年而莫伸前月上帝命鄧天君查海塘之劫謝叩馬呼冤已批示某日親鞠聞天君嚴而厲倘過聽一面之詞而降罰吾其

有噍類乎於是咸疾首感額作楚囚相對越日
婁之祖宗復至且偕客三人來婁令妻妾急煮
茗語復喃喃妻妾視婁有喜色且揖拜稱謝旣
而散去謂其妻曰速購楮鏹多多益善凡鎮中
所貨者畢收而焚之約數百萬積如山阜烟焰
障天至某日傍晚婁忽僵卧至夜分大笑而起
曰吾今而知財可通神言非謬也妻妾咸詢其
故曰頃爲兩青衣人拉去至一官署危坐者卽

鄧天君問造屋掘地何以散棄謝某之骨余對以當日以五百錢屬僕陳某置櫬貯埋隙地可証也呼陳上對如余遂聞堂上呼謝雲則一武夫冠帶而前質辯良久又聞呼取謝某骨來合之不少天君大怒責以妄控命褫其衣冠杖八十斥退私詢余祖知上下夤緣皆三客之力而三客之所以爲力者則數百萬楮鏹也詢三客何神祖不答自此可無慮矣是爲乾隆三十六

年六月事至七月而龍山海潮溢隄人畜淹斃
十餘萬殆所云海塘之劫乎此友人施斗驪述
於余者甚悉夫陳某當日棄骨於河三年之久
其漂泊應歸無何有之鄉乃驗而具在謝雲亦
何說之辭諺云幽明一理一理者其斯之謂歟
噫是可慨矣

蟹蟲

余友宗子芥帆道其同年王其於乙未春謁應
試入都休於旅店坑間獲一蟹蟲大於豆甃以
寸帨裹置壁罅中越三年又以公車北上薄暮
止宿審之卽當年寓室也試探壁罅紙裹宛然
啟視蟹蟲僵矣足猶蠕蠕動笑曰令爾枵腹三
年余之咎也因置拇指上任其齧齧已而蟲腹
果然遂投諸火而斃之至夜半指臂臃腫運莫

能動屑內起紅線一縷直達於胸至次日而卒
蟲與蚊蚋蚤蝨賦形雖殊其噬人膚血則
一也非如蛇蝎之毒能斃人之命也攷諸方書
詢諸醫士均無其說豈真佛老所謂前生果報
歟然落日停車適棲舊店三年破壁蟲蛻猶存
又豈得謂偶爾之遭逢也哉

南極驅妖記

浙東鄭絮字柳塘名列成均細行不苟人以長者目之性喜清靜崇奉黃老建南極長生祠朔望必躬詣焚香有疑事不決扣之以乩靡不應爲諸子延師課讀師同里諸生未詳姓字設帳之夕夢中有人以掌拍其胸大呼而起燭之無他異鄭曰余居此數十年曾無魑魅之擾師讀書明理亦知怪爲聖人所不語乎師無以對次

夕初入睡鄉覺有重物從腹上磨而過急起燭之一檀木方几置牀內羅帳雙鉤牀前列兩几復以一几跨其上如臺呼鄭出視曰君家固無魑魅幸館僮可証此豈余幻爲之乎鄭亦無以對久之師不堪其擾解館去鄭因望空默祝曰何處仙人辱臨蓬簞逐我塾師廢兒清課有何獲罪處乞明示焉忽聞空中呼老相公老相公者吾鄉年四十以上未出仕者之稱鄭鞠躬諦

聽曰余趙姓由我肩徃天台採藥同行者張李
二友并僮僕四人而七道經珂里慕禹穴蘭亭
之勝留連忘返藉賢主作居停諒不我遐棄也
君家西席昨歲設帳於前村杜氏盜其婢妾而
遁此人頭畜鳴者余故爲君逐之鄭次日密訪
果不謬因德之曰具酒饌敬禮不少懈一日鄭
之子婦浣衣中庭一迴眸有少年郎衣裳楚楚
睨視而笑奔告於鄭鄭知爲狐怒而不敢言隱

念劣師無行可嚴內外之防淫獸爲妖難免閨
閨之辱家有天師像懸諸中堂與五雷正法或
效靈於尺幅也狐笑曰畫誠佳鬼狐從此退避
三舍矣鄭知爲諷已無可如何偶經小市見伏
魔帝像神威顯赫毛髮欲動嫌值昂姑置之翌
日狐語曰余購一物奉贈置君櫥內矣啟視則
帝像也因思妖狐狡獪殊甚不除之將成大患
沐浴齋戒禱於南極神神運乩書曰此狐居我

嶺八百年雖未登仙籍功行頗深不忍加誅故
今夕作黍享之傳余命使速去毋取罪戾也鄭
歸設饌於齋告以故平時三狐與鄭語恒刺刺
不休或書片帋相問答遇飲食亦饕餮無餘獨
此夕盃盞依然并無聲息鄭曰三月來主賓酬
酢深愜素懷茲奉帝命勸駕當明示去留俾得
覆命何默默爲耶卽有片帋墮地書曰詰朝別
去遠入空山寧敢少留重幬帝譴從此寂然舉

家相慶謂天師伏魔圖像視爲嬉戲南極老人以片言傳諭卽挈類遄行靈爽果如是其昭昭也越數日室中間私語聲架上書頁無風自動婢僕驚相告謂狐且復至鄭叱其妄空中笑曰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然余等非窮人之無所歸者特以道里遼遠囊橐蕭然故半途而返非助以金大衍之數不能往也鄭復禱於帝帝賜硃符命粘於室傳諭如再逗遛當遣雷部

勾天君至噬臍無及矣去匝月復至鄭詰之大
言曰余等勾當未了不得不重累賢主人自問
無罪孽南帝當亦無如何也鄭卽日奉辦香告
於帝曰惟帝位並北辰司天立極豈以狐之譸
張爲幻不能力制乎乩運動如飛曰毋多言速
歸潔室俟之是夜舉家聞勾勾鞢鞢不啻萬馬
奔騰千軍辟易次早起視屋瓦俱碎裂勾天君
奉命驅妖洵不誣也鄭詣壇致謝神曰三狐已

禁錮終南山天長地久不復出矣余讀道書謂
南極主生宜乎撫摩噢咻如慈母乃一經震怒
卽施雷霆斧鉞之威可謂猛以濟寬然驅而不
殺又何莫非南極好生之德惟是盜人婢妾者
狐知嫉而崇之不齒於人數奈何尤而效之戲
人子婦此殆狐之所以爲狐也歟

王阿生

茗溪有穿窬王阿生者常棹小舟行竊至某村
一家門臨於湖上有高樓窓中燈影未滅擬俟
人靜後挖門而入忽櫓聲欸乃一舟經其旁捷
如駛艚中聞竊竊私語聲至樓前艤舟傍岸擲
白布懸窓上若巖際飛瀑舟中出六七八緣之
而上王羨其技之神而訝其人之衆也思俟其
挾貲出脅之或可瓜分因急棹舟而前相距丈

餘見窓內一人身無寸縷墮舟中月黑冥蒙莫
辨男女旋數人亦相隨躍下舟卽渺樓中哭聲
大作探之則產婦死矣

海塘潮溢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子夜蕭山暴雨
大風拔木屋瓦飛如鷹隼海塘圯潮水溢入龕
山一帶溺死者數萬人未雨前三日有金某者
擢船爲業薄暮於西陵渡口見十二人衣皆墨
色似渡江來者欲赴龕山買其舟索值不較金
進燭却之而終夜竊竊私語不可辨次日金視
囊中錢則皆楮灰也大驚通告里中時有老人

矍然曰大水至矣邨中其爲魚鼈乎已而果然
夫災祥之兆固可前知在十二人之形跡其爲
鬼恠雖不言而喻然因此而預知爲水厄當必
有說惜老人不傳名氏而邨落蕩然之後更無
從就而詢之也

狐女傳

崇文門外王氏女年及笄極慧美而房有屋長三尺餘圍繫腰間父母外人無知者家士人爲妻士有羸疾氣色奄奄初婚之夕手觸妻身大驚病轉劇而卒其親欲別爲擇配遍都下咸知其異莫與爲婚家故饒裕以質庫作奩資有舊家子貪其財遂委禽焉終憎其尾謀於友乞之善針灸者友曰我能治之授以藥酒俾飲醉更

以藥塗尻上利刃截之無傷也如其言切甫舉而女覺披衣起坐罵曰吾父以數萬金之質庫昇汝不爲薄尾何害於汝必欲去之耶窮骨頭卒難安享福殘忍若此亦終不免於此離語畢啟窓一躍升屋其夫駭極急趨外家告以故父母訟其斃女滅屍無以辯也桎梏囹圄備嘗楚毒而質庫亦化爲烏有矣然則女果人耶妖耶按其父母爲京師士著非來自他鄉僑寓者女

亦親生非得之於道路何以變幻若此或曰人而尾非人類其狐種歟然考獨異志載大歷中洛陽尉苗登尾長二尺餘夸堅丙志臨安米市橋賣其豆者尾長四尺餘纏縛腰間數匝嘗爲市人求觀窘辱則人而尾者古已有之特王女升屋而遁尙得廁於圓首方足之列乎律以狐種語亦非訛

四女傳

順德都事何氏婦夫早卒一子年當舞象丰
姿俊秀孀逾處子婦使就學鄰村村中黃麥陳
張四姓各一女年俱及笄均有殊色而相愛逾
於同胞因歷序年齒呼爲姊妹四女惟麥氏門
衰家止白頭老母一老婢供炊爨無兄弟伯叔
且無親串往來故黃陳張三女恒聚於麥氏家
至數日不歸父母亦不顧而問也何子就塾必

經麥氏之門男女注盼已久欲聚晤歡接無隙
可乘一日晚歸途次忽風雨驟至因托避雨竄
入麥氏家四女匿諸層樓爭妍獻媚宛轉綢繆
而何子亦魂迷色陣願老死於溫柔鄉不復念
倚門人懸望矣不數月疲於奔命溘然而殂麥
氏有畫箱如櫺置屍其中擬俟夜深舉而棄諸
河任其浮沉漂泊於無何有之鄉而不顧矣是
夜何母夢中聞枕畔泣聲嗚嗚驚問爲誰曰兒

也問何以久出不歸曰兒爲前村麥氏四女所
媿色荒而斃茲若輩藏屍畫箱擬明日夜半棄
諸河流倘母垂念孤兒幸率僕婦先期往候俟
其昇至擒之來家以利害脅之俾皆得和隨於
膝下四女均有娠是母喪一子而得四婦抱四
孫所得不已多乎母泣而如其言果挾之而歸
女家知之恐播醜聲不敢問四女遂居然爲何
氏婦而何子每夕輒現形與四女調笑燈前叙

琴瑟之好一如其未卒時未幾果各產一子迨
母卒後何子不復見

王皂隸

翁水城隍廟泥塑皂隸面黑而髯軀肥而短相傳王姓名福屠豕爲業夢城隍召爲隸因令匠肖其貌而塑之數日卒邑人入廟無不知爲新充王隸者其妻陳氏頗饒於姿常過廟中焚楮鏹進酒食旁一隸白皙無髭陳氏每祭其夫必添設盃箸而祝曰吾夫初學爲隸諸多不諳煩足下誘掖而指示之庶免隕越楮錢酒醴非所

客一日偶從郊外歸時薄暮有人自後呼王嫂
陳氏不顧急趨歸家閉門將息忽有少年欵扉
而入則廟中白面隸也問來何事曰屢蒙酒食
之惠感切於中欲踵門申謝恐悠悠之口橫起
波瀾今汝夫昨奉差赴山左往返需旬瀕行屬
余不時過訪米鹽或乏力可代謀語次以手捉
婦腕作狎昵聲曰柔荑之手無金釧行將爲嫂
製之婦欲拒不得脫因大叫同室之人若無聞

焉者忽一人黑面虬髯排闥入則王隸也白面
隸見之奪門遁去婦問何以得歸曰奉命解犯
赴齊州就質未至中途而山左行文移覆無庸
前往覆命神前不見某詢他隸皆答以度詞余
夙知某狡宄乃敢覬覦同列之妻誓不與此賊
共日月語畢憤憤去先是有劉生讀書廟中是
夜聞殿上喧呶聲繼又聞鞭朴聲次早見白面
隸仆於地面目皆毀裂而王隸則鬚眉戟張似

蘇軾次曰王婦入廟指白面隸詬誅萬端誇
其夫之雄傑而兼炫已之不爲強暴所污也一
時傳爲笑談而劉生者遂於出入間必拍隸背
且捋其髯以相戲偶於日暮醉歸戲如初隸忽
怒之以目曰足下不過三等秀才耳何得藐戲
我逾年生游泮每遇歲科試輒三等於是人咸
呼劉爲三等秀才

佞鬼記

凡遭虎齧而死者其鬼名佞隸事虎不敢他適
虎出爲之前導遇穽與伏弩往往引避恒於負
夜誘人開戶而出令虎攫之或其人頗偉虎不
能攫偃自後曳其足使仆以奉虎虎攫入佞孺
笑隨其後爲解衣帶虎俟裸而後食噫佞故助
虎爲虐者也夫人生前爲人戕害死而有知必
爲祟以圖報復何以被虎齧者其鬼不以爲仇

反以爲德其愚實甚而其故莫可解也或曰人死於虎必待有踵而死者魂始得投入人胎而復生人世謂之替身卽謂之輪廻其說必出於釋氏荒唐不可信吾鄉平水村有古刹名顯聖寺村氓吳某佃寺之田而役於僧者也子夜忽有呼其名於牆外詢之則曰子汝鄰人也汝妻患心疾垂斃免子傳語當促歸毋緩吳曰野多虎須俟明晨牆外應聲曰子亦來自野獨不畏

虎乎因憐汝妻之病故不辭跋涉汝反視諸膜
外人無義莫子若矣佃因披衣啟戶呼其人已
前行惟燈光隱隱可見聞遙語曰候子於此速
行勿怖次早途次血肉狼藉吳某衣履宛在知
遭虎齧俄頃其妻哭而來詢之則昨夜無恙疾
亦未煩鄰人傳語皆倂之幻爲也噫倂亦黠矣
哉寺有高樓一望平疇皆僧產而卽吳平日佃
耕者老僧當晝憑窓而望見一人背立田間形

狀衣履酷肖吳僧曰孰謂吳某昨夜遭虎齧乎
急呼其徒登樓共視一徒大呼吳某其人卽轉
面實吳某也僧徒駭極正擬闔窓忽聞怪吼一
聲面血模糊倏忽不見

毛畢

秦中毛畢不知何許人相傳其祖父提筐道左拾馬糞所得錙銖窮年積累漸以溫飽至畢則更充裕遂棄舊業衣紕食肉與里中紕袴兒相征逐鄉人皆竊笑之值歲歉有叩門乞食者自稱溫郎頗饒媚態留養之情好綦篤寢食與俱其妻因憤爭致疾卒卒後思再娶無當意者偶入山見一巨室四圍林木稠密旁無居人坐盤

石小憇門內有叟曳杖出詢客何來並及姓氏
其答之轉詢叟答以伍姓僑寓於此二十餘年
矣尊翁非面黑多麻名長吉者乎曰然曰十年
前恒相遇於官道上近因足疾久不入城市不
意郎君倜儻若此洵跨竈矣因延之入內互相
問答而大雨忽降不能歸一人戴笠跣足入視
其貌與鄰人王某操舟者酷相似而某葬魚腹
三年意謂貌之偶相肖耳無何叟命烹茶亦呼

王某天下詎有貌同而名姓亦同者乎頃之捧茗進客諦視之無訛因問叟曰此綱紀乎曰佗人聊供洒掃之役非僕也語次見屏後雲鬟掩映時窺客毛心神瞽亂日將夕不言歸而竊幸天際霹靂不休藉可休止也叟曰雨師留客當有夙緣卽出飲饌餉之似皆越宿物不甚適口堂左有小軒頗潔遂止宿焉將寢微聞窗外笑語聲窺之兩女郎立檐下一素服淡粧弓鞋窄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談信

五

袖年約二十許一滿洲粧者年三十以來指窓
小語曰何處游冶郎居然假榻於此毛急啟戶
笑曰交甫候二卿解佩久矣滿粧者避去素服
者握手入室毛問日間窺屏後者非卿也耶曰
然詢翁係卿何人曰妾之父滿粧者誰曰父妾
也拙夫物故父勸改醮故居此擇配半年矣毛
曰余妻亡匝歲苦乏傾城之選卿如不棄當覓
斧柯於是兩情旣洽極盡綢繆天將曙叟排闥

入大聲詬詈曰吾嘗從大夫之後豈容蜷丸兒
辱及門戶耶毛長跪乞憐叟則聲色轉厲頃之
叟之婦夫入來滿粧妾隨其後代爲緩頰謂我
女待字聞毛郎未續娶盍使匹偶免播醜聲佃
人王某慫諛尤力遂卽日贅於其家未幾滿粧
妾亦與有私毛樂而忘返匝月不歸溫郎踪跡
得之強之歸歸不越宿又往而溫郎之朝夕促
歸往來無間也一日毛與兩婦正歡敘溫直入

其室婦大怒曰玉面妖狐敢以後庭一曲學狡
童媚人耶倘逢獵犬難正首邱溫曰余誠狐差
勝淫鬼但各逞伎倆何如耳語畢趨出是夜毛
夢中忽聞匍匐鞢鞢屋宇全傾瓦石泥沙亂落
如雨而男婦啼號更慘人心目正在惶惶一人
闖入負之而趨則溫郎也所幸出諸望外至家
猶驚魂未定詢溫郎笑曰君之麗人一門皆鬼
蜮亦知之乎老翁任甘肅某州以賍敗伏法其

妻稱夫人者王姓巨室之婦叟魂飄泊依於其
塚爲伉儷焉滿洲粧束者王婦之甥強居小星
之列素服者平康之妓因葬王婦塚側認爲義
女至服役之王某則君之鄰人溺死三年其他
婢僕皆山中窮鬼不能枚舉矣余系出塗山與
君有夙緣故邀同列發其墓搗其巢以報德毛
爲之愕然而溫郎從此不復見矣

雜著卷八終